

一块“风味补丁”

于和风

味道从不迁就,执着藏在市井。盐城响水长江东路的这家“破店”,凭一锅厚醇酱香的木盆鸡,复刻徐州风味,熨帖都市褶皱里的烟火暖意。

暮色里,车流声、吆喝声织就市井交响,酱香混着花椒微麻撞入鼻腔,勾得行人驻足。酱紫色门头上的“木盆鸡”三个字歪扭醒目,斑驳的木牌刻着徐州渊源。

店内装修简单,石灰墙皮薄得快透出砖缝,小方桌配着寻常折叠凳。可就是这样一间店,每到饭点便人气沸腾。夏夜,餐桌能摆到路边,竟比隔壁精装餐厅更显热闹,连路过的电动车都得慢下来,从这片升腾的烟火气里缓缓穿行。

掀开木盖,酱香混着肉香掺着鲜辣在风里打旋,仿佛一口便能尝尽徐州味的豪爽实在。老伯坐在凳上埋头扒饭,汗沿着脖颈往下滚;学生挤作一堆,筷子在盆中争抢嫩滑的鸡块;老板系着围裙,锅铲叮当,人声起伏,合成

街边最热闹的曲。

我刚落座,邻桌大爷正捧着海碗,呼噜噜吃得香。面前木盆汤色红亮,鸡块油润,葱姜载沉载浮。“妹子,中份就够!”他抬头一笑,嘴角还沾着酱,“徐州老板不掺假,肉是当天炖的。”说话间,粗壮的汉子端菜过来,嗓门洪亮:“凉拌拉皮来喽!”这是老板,皮肤黝黑,手脚麻利。瓷碗不偏不倚落在桌上,“哐”一声脆响,汤汁却稳得一滴未洒。

我问他,怎么不简单装修一下。他擦着汗摆摆手:“装修的钱,都不如给客人多添块肉。”这话,在第一口鸡肉入口时便有了印证,鸡肉炖得酥软透骨,筷子一拨骨肉分离,鲜醇顺着纹理渗进齿间。酱香里裹着一缕恰到好处

的辣,就像徐州人的直性子,不绕弯、不掺假。凉拌拉皮来得正好,滑溜的拉皮挂着蒜醋汁,配着爽脆的黄瓜丝,一口下去,一天的倦意仿佛散了大半。

墙面上红底白字的横幅,写得直

白:“店是破的,肉是鲜的。这个世界破破烂烂,总有人在缝缝补补。”我心头蓦地一动,忽然想起徐州街头那些类似的小店,同样的不起眼,同样的扎实厚重。原来,真正的味道从不挑剔环境,人心比装潢更值得回味。那一锅冒热气的鸡,不只是肉香,更是能落进胃里的安稳。晚风掀动门帘时,连拂过鼻尖的空气,都带着暖意。

于是,在这异乡的“破店”里,我尝到的竟是一次风味的跋涉。扎根于长江路的木盆鸡,成了徐州味道一次沉默而坚韧的扎根,它未改变本色,却让更远的地方记住了它的名字。

窗外,车流在暮色中缓行,车灯串成流淌的光河。窗内却是另一番天地:碰杯声、谈笑声、汤汁翻滚的咕嘟声,交织成陋室中最鲜活的旋律。有年轻人举着手机记录,说要“发圈安利”;有熟客一进门就喊:“老样子,多放辣!”话音刚落,厨房里就传来敞亮的一声“好嘞”。无人留意墙皮是

否斑驳,桌椅是否陈旧。围坐于此的人,心里惦念的只是:肉够不够烂,汤够不够醇,身边的人是否笑得真实,这一顿是否吃得尽兴、聊得开怀。

原来,人间的温度从不在于门面是否光鲜,而在于滋味是否真诚、人情是否温热。这种踏实的暖意,藏在咕嘟作响的日常里,藏在无需多言的相视一笑中。再朴素的空间,也能因这样的相聚而熠熠生辉。临走时,在门口送客的老板笑着挥手:“啥特色不特色,吃得合心意就管。”

夜色渐沉,小店的灯光显得格外亮。风里酱香未散,我裹紧外套,脚步不自觉地轻快起来——那锅木盆鸡的暖,已把寻常的日子焐得滚烫。这暖意,源自地道徐州风味的诚恳,更源自那份无论走多远,都能被一口熟悉的滋味稳稳接住的、乡愁般的慰藉。

它不只是舌尖的迁徙,更是一座城市慷慨的温情,在异乡打下的、牢固的补丁。

冬日大理古城寻幽

杨亚伟

十二月的风掠过苍山,我踩着青石板走进了大理古城。南诏故地的阳光依然慷慨,将银匠铺前老者手中的鏊子照得发亮,他敲打银器的叮当声,与文献楼上悬着的铜铃遥相呼应,让人思绪浮现出诗人笔下“钟鸣知寺近”的意境。

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的城池,至今还保留着当初棋盘式的格局。南北走向的复兴路与东西走向的玉洱路在城中心交会,把古城分割成整齐的方块。我沿着复兴路慢慢踱步,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,据说这些石板都是当年从苍山采来的,每一块都浸透了南诏古国的风雨。

洋人街的冬樱开得正好,粉白花瓣落在三坊一照壁的飞檐上。这条原名“护国路”的街道,因上世纪80年代外国游客聚集而得名。如今,街边的咖啡馆里,金发碧眼的背包客与身着白族服饰的老者比邻而坐,各自捧着不同的饮品,却同样享受着大理冬日的暖阳。

茶马古道博物馆里,泛黄的驮队照片旁立着诗碑:“叶榆三百六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作者想必也曾在这样的冬日,抚摸过城墙上的南诏梵文砖。博物馆后院的古井旁,几个孩童正在玩“跳格子”,他们脚下的图案与大理国时期的“地画”如出一辙。馆长说,这口井是元代留下来的,井水至今清冽甘甜。

转角遇见烤乳扇的白族阿奶,她笑着说这是段氏王朝时传下来的手艺。乳扇在炭火上卷曲的弧度,恰似洱海月映在五华楼翘角上的银钩。阿奶的摊子后面是一栋典型的三坊一照壁民居,照壁上的山水画已经斑驳,但苍山雪影与洱海烟波的气韵犹

在。她说,这栋房子是她祖上在清光绪年间建的,“那时候,大理知府还来喝过我们的三道茶呢。”言语中满是自豪。

古榕树下的书摊主人给我看民国时期的《大理县志》,泛黄的纸页记载,元世祖忽必烈在此驻兵时,曾命人栽种山茶以慰乡愁。如今玉洱园里那株“恨天高”茶花,据说就是当年的遗存,十二月里顶着霜开出碗口大的红花。书摊主人是一位退休的历史老师,他说大理古城最神奇之处在于“活着的历史”——南诏的砖、大理国的瓦、元明的街、清代的宅,都还在日常使用着。

夕阳将五华楼的影子拉得修长时,我在杜文秀元帅府旧址前驻足。这座融合了多民族建筑风格的宅院,记录着清末云南的风云往事。暮色为照壁上的麒麟浮雕镀上金边,想起有人说过“大理的历史是可以用手摸得到的”,此刻这夕照下的砖石瓦当,都在印证着这句话的真意。

离开时正值华灯初上,博爱门外的广场上,白族老人们开始跳“霸王鞭”,衣袂翻飞间搅动了苍山投下的最后一道霞光。红龙井旁边的茶馆飘来烤茶的松香,年轻乐手调试三弦的试音散落在渐浓的暮色里。卖饵块的老哥在城门洞下支起炭炉,木槌敲打蒸米的节奏,与远处崇圣寺的晚钟交织成韵。

站在城墙上回望,整座古城宛如一方巨大的砚台,苍山为屏,洱海为池。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讲述故事,每一缕茶香都飘荡着诗韵。那些斑驳的城墙、飘香的古道、叮当作响的银器,都在诉说着这座古城最珍贵的禀赋——它将千年的时光,都酿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。

冬之美

华玉琳

清晨推开窗,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,带着冬日的微寒,却又不失温柔。天空呈现出一种淡雅的蓝,仿佛被水洗过一般,澄澈而明亮。晨光的斜射下,远处的山峦轮廓清晰,显得格外宁静而庄重。

走出屋子,我踏上了通向菜园的小径,每一步都留下浅浅的脚印。菜园里的蔬菜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白色外衣,那是霜,在晨光中闪烁着细碎的光芒,透着一种别样的美感。白菜的叶子边缘泛着白,像是镶了一圈银边;萝卜的缨子低垂着,仿佛在享受冬日里的慵懒。我蹲下身,轻轻触摸那片霜,凉意从指尖瞬间传遍全身,带来一种清醒的愉悦。

绕过菜园,我走进一片竹林。竹子挺拔而修长,竹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仿佛在低语。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,形成斑驳的光影,在地上跳跃着,像是无数只小精灵在舞蹈。麻雀隐在竹叶间,时而跳跃,时而鸣叫,给静谧的竹林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竹林后的假山由几块巨大的石头堆砌而成,形态各异,有的像猛兽,有的像老翁,有的则像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。假山静静地伫立在那里,历经风雨,却依然保持着那份沉稳与从容。我走近假山,用手轻轻抚摸石头的表面,粗糙而冰冷,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沉淀。假山下有一潭清水,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落叶,随着微风轻轻荡漾,泛起一圈圈涟漪。

假山旁有几只猫在走来走去。它们或蹲或卧,或伸懒腰,或追逐嬉戏,显得悠闲而自在。我停下脚步,静静地看着它们。一只黑白相间的猫,眼睛闪着光,好奇地打量着我,然后慢悠悠地走到我身边,用头蹭了

蹭我的腿,仿佛在向我示好。我蹲下身,轻轻抚摸着它的皮毛,它则发出满足的呼噜声。另一只橘色的猫,则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,眯着眼睛,享受着冬日的温暖。这些猫的存在,给这片冬日里的景色增添了几分温馨与活力。

继续前行,我来到了公园小池塘边。池塘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,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晶莹的光芒。冰面上布满了细小的裂纹,像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图案。偶尔,会有一两只小鸟飞过,落在冰面上,轻轻啄食着冰下的水草,然后又飞走,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声。

沿着池塘边的小路,我来到了一片空地。空地上长满了野草,有的已经枯黄,有的则依然保持着绿色,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坚韧。我躺在草地上,闭上眼睛,感受着冬日的阳光洒在身上,温暖而舒适。耳边是风声、鸟鸣声、猫的呼噜声,交织成一首美妙的冬日交响曲。我仿佛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,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。

菜园、竹林、假山、池塘……每一处都让我感到熟悉而亲切,仿佛是一位老友,在默默地陪伴着我。我不由得深呼吸,冬日的空气清新而凛冽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回到家,我再次望向窗外。风依然轻拂,云依然淡泊,冬日的阳光洒在大地上,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我闭上眼睛,回想着这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,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感激。冬之美,不在于它的繁华与热闹,而在于它的宁静与深沉,在于它给予人们的那份温暖与希望。

冬日的清晨,是一幅流动画卷,是一首无声的诗篇。